

林散之



書白蕉集



1726



林



嚴

之



書



魚

集



林 散 之



不泛紙背認仙骸 照眼琉璃萬

頃堆風雨蕭蕭驚筆落精神躍躍

看花用在嚴色相臻三絕老辣文

章見霸才三載咸翁勤拂拭拭愧

余心鏡未離埃

次韵奉和

散之老人即乞雅正

様初



弁言

乌江林散之先生，夙以诗书画蜚声翰林，擅广文三绝之誉。顷既刊行其江上诗存内外集四十余卷，复有以书画集为请者，因编次斯册，以饷世人。

先生早岁肥遁故园，聚徒教授，弦诵之余，驰情艺事，所诣已斐然可观。然犹自视阙然以为未也，壮而负笈海上，从黄翁宾虹学，再逾年，乃窥其堂奥。而又以为未也，遂只身远游，跋涉七省一万八千余里，遇佳山水，则必弛担盘桓其间，吟咏之，图貌之，不忍去。虽饥寒劳瘁，险阻艰难，胥不自顾。如是者复数年，先生身益贫，而艺则骎骎度越前修矣。盖其艰苦卓绝，有如是者。其诗风调清深，妙造自然；其画笔致深厚而情韵缥缈。至其草书，则气势奔放，姿态奇逸，尤近世所未曾有。盖由先习隶楷垂数十年，积真力久，六旬以后，始纵笔作草，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呈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奇观，非苟焉已也。

先生之为人，天性纯朴，淡泊自甘，初未尝以荣利萦心，而其声名则虽扶桑鸡林之远，亦无弗知之仰之。今已八十有三，而书画吟咏未尝或辍。比犹狂童既殄，天象昭回，故硕德耆年，犹得以彩笔长歌鼓吹休明也。诗曰：『惟其有章，是以有庆。』先生有焉。

南京书画院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自序

余浅薄不文，学无成就，书画之道，何敢妄谈。唯自孩提，即喜弄笔，积其岁年，或有所得，掇拾经过，贡采览焉。

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令习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余事涂抹，范山模水，好之弗辍。弱冠后，复从舍山进士张栗庵先生学诗古文辞。先生淹贯古今，藏书甚富，与当代马通伯、姚仲实、陈澹然诸公游，书学晋唐，于褚遂良、米海岳尤精诣。尝谓余曰：『学者于三十外，诗文书艺，皆宜明其门径，若驰骛浮名，害人不浅，一再延稽，不可救药。汝学诗文，夙所秉承，尚能进其所解，惟书画之道，各有师承，非可臆造。开导点化，是在真师。吾友黄宾虹，海内名宿，可师也。』余悚然聆之。遂于翌年负笈沪上，持张先生函求谒之。黄先生不以余不肖，谓曰：『君之书画，颇具才气，不入时畦，惟昧于用笔用墨之道，所为殆从珂罗版模拟而成，模糊凄迷，真意全亏。』因不古人用笔用墨之道：『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坼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淡墨、曰浓墨、曰渴墨。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笔为筋骨，墨为血脉，笔与墨会，斯臻上乘。』又曰：『君之书画，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未见功夫。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先生复出所藏唐宋以降名家真迹，口传手授；命余尽心观察，竟其原委，辨其异同，谓：『古人都于黑处沉着，白处空灵，黑白错综，以成其美。至于运用玄旨，重在参悟，非言语所能尽其绪也。』又曰：『用笔有所禁忌：忌尖、忌滑、忌扁、忌轻、忌俗；宜留、宜圆、宜平、宜重、宜雅。钉头鼠尾，鹤膝蜂腰，皆病也。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书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古今大家，成就不同，要皆无病。肥瘦异制，各有专美。人有所长，亦

有所短，能避其所短而不犯，则善学矣。师古人，更宜师造化，君其勉之。』余敬聆师言，并立志远游。

受业三年，自海上归，挟一册一囊作万里行。自河南入，登太室，少室，攀九鼎莲花之奇。转龙门，观伊阙，入潼关，登华山，上苍龙岭而观太华三峰。复转终南，入武功，登太白最高峰。又经金牛道而入剑门，所谓南栈也。一千四百里而至成都。中经嘉陵江，奇峰耸翠，急浪奔湍，骇目惊心，人间奇境也。居成都两月余，沿岷江而下，至嘉州寓于凌云山之大佛寺。转途峨眉县，六百里而登三峨。三峨以金顶为最高，峨眉主峰也。时斜日西照，万山沉沉，怒云四卷，如惊涛，如骇浪，各山所见云海，以此为最奇。留二十日而返渝州，出三峡，下夔府，覩巫山十二峰，云雨荒唐，尽观奇异。出西陵峡至宜昌，转武汉，趋南康，泛洞庭，登匡庐，宿五老峰。转九华，寻黄山而归。是行也，跋涉一万八千余里，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游记若干篇。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

壮游归来，悟山水之奥秘，师造化之端倪。僧巨然以墨染云气，有吞吐变灭之势；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删其繁复，自成一家。寻根问底，都从真山水中来，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者，不能到其境界。归后作画，已觉奇峰怪石，森列胸中，云海松涛，翻腾笔底，随手写出，山水传神，实实虚虚，黑白相生。方知宾师教我，信不诬也。宾师亦谓余丘壑营成，已一大变，实得力于山川之助。

余学书凡三变：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又一变矣。唯变者为形质，不变者为真理。审事物无不变者，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书法之变，亦甚显著；由虫篆变为史籀，由史籀变为小篆，由小篆而汉魏，而六朝，而唐，宋，元，明，清。其为篆，为隶，为楷，为行，为草，时代不同，体制亦随之而易。面貌各殊，精神有别。其始有法，而终无法。无法即变

也。无法而不离于法，又一变也。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岂一朝一夕而变为丝与蜜者哉。颐养之深，醞酿之久，而始成功。日新月异，由古至今，事势必然，勿容惊异。

夫学书之道，无他玄秘，贵执笔耳。执笔贵中锋。平腕竖笔，乃是中锋。卧管侧毫，非中锋也。学既贵专，尤贵于勤。韩子曰：『业精于勤』，岂不信然。又语云：『学然后知不足。』唯有学之，方知其难。盖有学之而未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于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翁诸公，皆力学之。世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又称北海如金，翅膀海，太华奇峰，诸公学之，皆能成就，实南派自王右军后一大宗师也。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学米；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始启之者范先生，终成之者，张师与黄师也，此余七十年学书之大略焉。

夫书画同源，理无二致，余之学书过程即余学画过程，以作画之理写字，以写字之法作画，互为影响，以畅其机趣。作画法宋人，板以元明，力戒浮华，旨在质朴天真，千丘万壑，求无俗迹，能除魔障，吾之愿也。

顾念平生，寒灯夜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童年摹习，白首粗成。语云：『一艺之成，良工心苦』，岂不然哉。今不计工拙，出其所作，略具轨辙，非敢言尽书画之道也。深望识者指其瑕疵，以匡不逮，则幸甚矣。是为序。

林散之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南京玄武湖畔

上
精
神
之
極
妙

(一九八〇年作)

(一九三二年作)



野水空空空空空
水去近日和多少
山雨未及落未落
雷多时雨

丁巳年元月作於江浦
今直出補記於玄武門
高慶

羅

浮

拾

蒼

神

傳

所

它

高

書

金

石

往

述

生

林

(一九五二年作)



(一九五三年作)

高遠思

李文

小

雨

藏

山

空

望

久

長

江

橋

天

帆

列

連

江
林
古
車

(一九五四年作)

峨眉探查圖

亞洲古中國博物地此中山脈多
羌族少人至西南有岩層橫延阿木
泰山峰高松柏檜及蘚山蕨草水氣以
生娟紙此地闊深邃有深洞在舊封
建時制度真虧敗視此好富盛業
擲草木於天地拔劍過新時代
欽賞太虛堂計劃實奇偉人各盡
其才地盡其利發動科學家組
織探查隊今其信之願有誰曉
一批又批二地復元地攀藤而披葛盤
還攀蘆欲取諸磯尚細之故零碎一
搜山密討萬古發真長艱難殊不
避精神大無畏祖國好山河泛增聲
美蘇探查有不盡日新月異利
不在一身可為國家計利不在一時
為後人計利固復利家此真天事
癸卯年五月廿日張林題

題此圖寫於林壁

峨眉不凡立夏年王紅甫
物資齊全油布上地乃堅也
原名連赴東北興安省
素未調查之期今身已
豫形揚余已老不復能
成可呼也

己未十月七日張林於大武門
大學生



(一九五三年作)

峨眉探查記

亞洲古中國博物館土地此中山脈多

荒渺少人至西南有峨眉山橫延阿尔

泰山崙崙是主幹喜馬赤連界重山

共峰密松青檜石蘊山藏輝水散川

生娟紙此坐閑深寂有容寶在昔封

建時制度真膚敗視此好富藏棄

榔如草木於天地換創造新時代

欽哉共產黨計劃實奇偉人各盡

其才地各盡其利發動科學家組

織探查隊人具信心領導有旗幟

一批又一批一地復一地攀藤蘿披葛經

還鑿隘欲取諸礦苗細心敲零碎窮

搜尋密討萬苦發身死艱難殊不

避精神大無畏祖國好山河送此增

美麗探查有不盡日新月異利

不在一身乃為國家計利不在一時乃

為後人計利國復利家此真大事

公元九十三年育苗裝裱後小

題此四句寫江林 故之

山高不及五丈平三江浦

物候冬如春有上心仍空道

康先連赴東山興安行

毒蠍調查一期今朝已

陽二之年矣時為一途六

種形情余已老不子業未

成可嘆也

已未有七月流火立秋成

方學子後一七号禁書印只

十六年矣

新安遺跡江韜在

新安

家以浙江居首

新安

勝迹名之韜

黃徽雲封

貌度尋絕學真傳

初發振奮山脈舊

音三重燈火秋空焚一

路梅花古衲心自剪坤

靈六十幅人間珍秘

到如今

宋元以後孤虛絕董

三方未一派存風雨

晦明誰共賞烟霞

痼疾有同源金盞前

瘦盡青楓葉墓上

吟面白鶴魂有漏因

成無量果隨風散馥

棟師門新安王家玉賓
也附乃集大成

此詩均以詩加余

人之私議也

乙巳十一月燈下漫注改廬

而藏浙江上人黃公畫

稿六十幅刻本有感成

詩二首 故之

畫中三昧元

新安

可一語精力

師剛杵柔

不吐

搖柔秋

不收

師剛杵柔

不收

太小茹

不收

不收

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雨

(一九五三年作)

論画 画中三昧，非可一语。精力之聚，笔端刚杵。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燥烈秋风，润涵春雨。古人所予，今人不取。我爱黄山，师心所祖。嗟哉此道，良工心苦。

迴轉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滑虛半腹間合
間開亦仰亦覆圓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
疎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并目孤單必大重並
仍從以側映哀以哀附曲

覃精二字功過自得盈虛統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隋釋迦果論書般之一

(一九五三年作)



(一九六〇年作)